

偽王蜀有王氏子承協幼承廕有文武才性聰明通于音律門下常養一術士潛授戰陣之法人莫知之術士纏縷弊衣亦不受承協之資錙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宿山下忽於主前呈一鐵鎗重三十餘斤請試之由是介馬盤鎗星飛電轉萬人觀之咸服其神異及入城又請盤城門下鐵關五十餘斤兩人舁致馬上當街馳之亦如電閃大賞之擢爲龍捷指揮使其諸家兵法三令五甲懸之口吻以其年幼終不付大兵柄竒異之術信而有之出王氏見聞

陳岷

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元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出王氏見聞

鄭山谷

偽蜀王先主時有軍校黃承真就糧于廣漢綿竹縣遇一叟曰鄭山谷謂黃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煬鬼此年蜀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祕術詣朝堂陳之儻行吾教以襪鎮庶幾減於殺伐救

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
允行則止亦不免蓋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
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齋祕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
血而死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
真相識竊得窺其祕緯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
五六千言黃云受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
亶亶實奇書也然漢代數言生於綿竹妙於識記之學所
云鄭叟豈黃扶之流乎

出北夢瑣言

馬處謙

偽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孫光憲偕詣術士
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後方可圖之未聞苟或先
得於壽不永于時州府文辟以多故參差不成其事後充

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
而至迎入石窟覺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
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謂乎自
是解維覆舟於捷爲郡青衣灘而死即處謙之生知葉逢
之凶夢何其効哉光憲自蜀泐流一夕夢葉生云子於青
衣亦不得免覺而異之泊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
青衣之險無何篙折爲汎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
尚能相戲哉

出北夢瑣言

趙聖人

偽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
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凶悍至後主時
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沈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朝門逢

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爲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王話其事

出玉堂閒話

黃萬戶

僞王蜀時巫山高唐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術又云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鞭療疾不以財物介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輅亦有戲術曾剪紙魚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懶而食之其鐵鞭爲文思輅收之歸至涪州亡其鞭而去歸黃矣有楊希占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喪穢不果傳俄得家計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列示諸子俾認儲后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倣此唯一女爲巫山民妻有男傳授祕訣將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殞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

出北夢瑣言

何奎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効旣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齋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鏤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

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
所依故遣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
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人之物
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
鑲釧之贈何生未遇不及汲於宦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
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
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踰分識者知後
主政悉此類也

出北夢
瑣言

孫雄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
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
將赴洛都咸問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

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
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咸疑之爾後量其行適合在咸
京左右後主懼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
頭皆不得見之驗也

出北夢
瑣言

李漢雄

李漢雄者嘗爲欽州刺史罷郡居池州善風角推步之奇
術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歲遊淞西始入府而歎曰府
中氣候甚惡當有兵亂期不遠矣吾必速迴既見府公厚
待之畱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顧而歎曰禍在
明日吾不可畱翌日晨入府辭坐客位中良久曰禍即今
至速出猶或可遂出至府門遇軍將周交作亂遂遇殺害

於門下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韓稚

漢惠帝時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韓稚者終之裔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君之使聞聖德洽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國亦來朝於漢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蟹牙出於脣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言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云五運相因遞生遞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已前可問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韓稚

漢惠帝時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韓稚者終之裔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君之使聞聖德洽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國亦來朝於漢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蟹牙出於脣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言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云五運相因遞生遞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已前可問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

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
軒以往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蠹薄淫於禮亂於樂世俗
澆僞淳風墜矣稚具以聞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
難可語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之所知

出王于年拾遺記

幸靈

晉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與人羣居被人侵辱
而無愠色邑里皆號爲癡父兄亦以爲癡常使守稻有牛
食稻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整理其殘亂者父見而怒之
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驅之
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得終
其性矣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令人作
楫一雙靈作訖而未輸俄而被人竊竊者心痛欲死靈曰

爾無竊吾楫子乎竊者不應須臾痛甚靈曰爾不以情告
我者死竊者急乃首應靈於是以水飲之病乃愈船成以
數十人引一艘不動靈助之船乃行從此人皆畏之或稱
其神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纔屬靈以水啜之應時大
愈又呂猗母黃氏痿痺一十餘年靈去黃氏數尺而坐瞑
目寂然有頃謂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
靈曰試扶起於是兩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
畱水一器令飲之高悝家內有鬼怪言語器物自行大以
巫祝厭之而不能絕靈至門見符甚多曰以邪救邪豈得
已乎並使焚之其鬼怪遂絕從爾已後百姓奔赴如雲靈
救愈者多不敢報謝立性至柔見人即先拜輒自稱名凡
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

舉正之出後章記

趙逸

後魏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造三層浮圖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

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責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

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出洛陽伽藍記

梁四公

梁天監中有蜀闖上音攜杰上萬魏顛上蜀仇胥上掌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艮下之噬嗑離上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決實諸青蒲申命闖公撰著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辯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著以授臣所撰

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其見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或辯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於爻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末啓闖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况陰類乎晉之繇日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斂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闖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

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姪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其實囚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大同中盤盤國丹丹國扶昌國高昌國遣使獻方物帝令有司設充庭法駕雅樂九闕百寮具朝服如元正之儀帝問四公異國來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黼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輔政越裳氏重譯來貢不聞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設使其君躬聘依禮經位止于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謂黼公更詳定之俄屬暴風如旋輪曳帝裙帶帝又問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請他日議之帝不懌學士羣誹之向夕帝女墜閣而死禮竟不行後詰之對曰旋風襲衣愛子暴殞

更何疑焉

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如大斗狀白似玉乾蒲桃刺蜜凍酒白麥麵王公士庶皆不之識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文字言語與梁國略同經三日朝廷無祇對者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以高寧酒和之刺蜜是鹽成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麥麵是宕昌者非昌壘真物使者具陳實情麵為經年色敗至宕昌貿易填之其年風災蒲桃刺蜜不熟故駁雜鹽及凍酒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又問紫鹽磬珀云自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公羣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

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醴橐煮之可驗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臭其氣酸洿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壘白麥麵烹之將熟潔白如新今麵如泥且爛由是知蜜麥之偽耳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礬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而服之攻婦人小腸癥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於條枝而不為蠶脆如繩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為係

夏勝一鈞蠶卵大如鷲雀卵產於扶桑下齋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四海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為夫男則為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為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呪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人食蟬鬚蛇以辟熱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為褐皆焚之不灼汗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

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鴨生駿馬大鳥生人男死女活鳥自銜其女飛行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殊麗美而少壽爲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馬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爲誑妄曰鄒衍九州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國之南羗夷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昔狗國之南有女國當漢章帝時其國王死妻代知國近百年時稱女國後子孫還爲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國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論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

物產城邑山川并訪往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實問歲南海商人齋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於市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何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拓木藝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明年冬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黎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爛黏寶一鳥銜出而即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以示杰公公曰

上界之寶信矣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宮大鏡光明能禦災火不至焚蕪小鏡光微爲火所害雖光彩昧暗尚能辟諸毒物方圓百步蓋此鏡也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後王福薄失其大寶收奪此鏡却入王宮此王十世孫失道國人將謀害之此鏡又出當是大臣所得其應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不足也因命杰公與之論鏡由是信伏更問此是瑞寶王令貨賣即應大秦波羅奈國失羅國諸大國王大臣所取汝輩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盜竊至此耳胡客遂巡未對俄而其國遣使追訪至梁云其鏡爲盜所竊果如其言後有魏使頻至亦言黑貂白兔鴨馬女國徃徃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

周遊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虛說皆爲美談故其多聞強識
博物辯惑雖仲尼之詳大骨子產之說臺駘亦不是過矣
後魏天平之歲當大同之際彼此俗阜時康賢才鼎盛其
朝廷專對稱人物士流及應對禮賓則脩公獨預之爲問
答皆得先鳴所以出使外郊宴會賓客使彼落其術內動
挫詞鋒機不虛發舉無遺策脩公之力也魏興和二年遣
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學瞻文當
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
論旣至帝選願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
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
疎淺不足上軫冲襟命臣脩敬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
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

名理者宗仰其術比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
機破義敏摠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
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二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脩公嘗於
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
皆窮理盡妙脩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旣頗勝羣僧
而乃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脩公與敏談論至苦
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
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
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
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事沮於
脩不自得因而成病與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

出梁四
公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
 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謂南
 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為國立効元英問擊
 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
 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圖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
 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尅不乃曰亦尅
 亦不尅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
 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謂南
 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為國立効元英問擊
 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
 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圖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
 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尅不乃曰亦尅
 亦不尅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

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遠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白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纜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又西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旣平任約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先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鎖蕭紀果遣蜀將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殲之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必於岸側結草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爲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有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

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驗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啓文印名上自稱居士後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來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爲司徒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餽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墜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關梁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受弔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出諸宮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出史遺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赴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旣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

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傳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出大唐奇事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閑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燈其時士女緣江駢闐縱觀子牟客遊荆門適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於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即登樓臨軒迴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

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而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狀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泊坐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者樂器常常耳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先帝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爲至寶平生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能知而叟以爲常常豈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爲不然當爲一試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牟因叩額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虔恭備極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

吾愍子志尚試爲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矣

出集異記

呂翁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華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于學而游于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

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瓷而覈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楊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敘投河厚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

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殺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寬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個儉位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季

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鉞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園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効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

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
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讌薰无
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
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
夢寐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
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
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出典
聞集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閹吏謂曰朝廷新命
相國大寮尚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刺侍
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入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
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

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上賢臣之事
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
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授教於君君
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
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
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
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即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即恣心徇
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
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求爲箴誡生曰君聞
美言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
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即不
得盡伸惡言矣美言徇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

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則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鬪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憚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縻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

本祇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中大唐奇事

袁嘉祚

唐寧王傳袁嘉祚爲人正直不阿能行大節犯顏悟主雖死不避後爲鹽州刺史以清白尤異昇置時岑義蕭至忠爲相授嘉祚開州刺史嘉祚恨之頻言其屈二相大怒詭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悵飲馬于義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濺水數驚嘉祚馬嘉祚忿之罵曰臭卒伍何事驚馬其人顧嘉祚曰眼看使於瑯琊國未知死所

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異之明復至朝果爲二相
所召迎謂曰知公跡素高要公銜朝命充使今以公爲衛
尉少卿往蠲蠖國報聘可乎嘉辭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
嘉祚大恐行至義井復遇昨驚馬人謂嘉祚曰視宰相欲
令使遠國信乎嘉祚下馬拜之異人曰公無憂也且止不
行其二相頭已懸槍刃矣焉能怒公言畢不知所之間一
日二相皆誅果如其人言矣其蠲蠖國在大秦國西數千
里自古未嘗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夫

鄭相如

鄭虔工詩嗜酒性甚閑放玄宗愛其曠達欲致之郎署又
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名籍甚著門庭
車馬無非才俊有鄭相如者滄洲人應進士舉入京聞虔

重名以宗姓因謁虔因之敘叔姪見其老倒未甚敬之後
數日謁虔獨與坐問其藝業相如笑謂虔曰叔未知相如
應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旣見問敢不盡其詞相如若在
孔門當處四科猶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門不得列爲四
科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但銷聲晦跡而已虔聞之甚
驚請窮其說相如曰孔子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之
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國家至開元三十年當改年號後十
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興焉賊臣篡位當此時叔應
授僞官列在朝省仍爲其累願守臣節可以免焉此後蒼
生塗炭未已相如今年進士及第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
至三考死於衢州官祿如此不可強致也其年果進士及
第辭虔歸鄉及期而選見虔京師爲吏部一注信安尉相

如有喜色於是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善問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後暴疾不起虔甚驚歎方思其言又天寶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尅復貶衢州司戶至任而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三

異人三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成

蘇川義師

吳堪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來身長七八尺肥黑剪髮留二三寸不着禪袴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老恭不信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場悉有以此異之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市內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羣猪止息其間續生向夕來卧冬月飛霜着體睡覺則汗氣衝發無何夜中有人見北

如有喜色於是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善問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後暴疾不起虔甚驚歎方思其言又天寶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尅復貶衢州司戶至任而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三

異人三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成

蘇川義師

吳堪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來身長七八尺肥黑剪髮留二三寸不着禪袴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老恭不信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場悉有以此異之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市內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羣猪止息其間續生向夕來卧冬月飛霜着體睡覺則汗氣衝發無何夜中有人見北

市竈火洞赤徑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竈裏首出在竈外
大於猪頭並有兩耳伺之平曉乃是續生拂灰而出後不
知所之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張佐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
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類甚悅懌旨趣非凡
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
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推埋者耶
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
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
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趨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
乃疲貫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

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
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
之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
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
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
將軍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干吾
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廻字也人向
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
尉拓跋烈許之因却請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
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冑也好服朮藥散多尋異書日誦
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
石縈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冑疏

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積然思
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
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
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
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
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
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若有
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
不信盡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
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
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
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

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
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
坐真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
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旣入拱手
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
國旣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于如此寔由冥合况
爾清乃躬誠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
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
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
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
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
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

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
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
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
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
好道以得到兜玄國然俗氣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
千年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
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造茲向二百
餘歲然無所見異事甚多亦記在靈華中因啓囊出二軸
書甚大字頗細位不能言其言略述十餘事其半昭
然可紀其夕將佐略寢於竟已失更後數日有人於灰谷
見之叟曰為我致意於張君佐遠尋之已復不見

陸鴻漸

出女
怪錄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
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
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陶者
多為甕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
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公貞元末
卒

出國
史補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
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
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
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劔南來診候旬日亦不
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

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使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巳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師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

出會昌解頤

治針道士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針腿去針有氣如煙出夕漸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針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宥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針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昇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針曰此針下彼針跳出當

至於簷板言訖遂針入寸餘舊穴之針拂然躍至簷板氣
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
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史出逸

貞元末布衣

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多
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爲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風肅氣
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鴈連聲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淚
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
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鸚歌蝶舞則不
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
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陽春
特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
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
又髮白舊遊空使淚連連老叟聞吟是詩亦泣下沾襟布
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醉
長安酒榮華零悴總奚爲老叟乃歡笑與布衣攜手同醉
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出滿湘錄

柳城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
畫人甯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瑩柳城二秀才每以
氣相軋柳忽眎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
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
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
畫中治之瑩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睹郭

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為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
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
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
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方嘯窸采覩之不復認冉意
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
目擊其事出西陽雜俎

蘇州義師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
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
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
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幡
木像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具湯而食垢而不洗洗之輒

兩其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坐不復飲食
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夏色不變支不摧出西陽雜俎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性恭順其
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會穢污每縣歸則
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
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
堪為鄰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
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
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
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為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
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且詐出乃

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
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鯁獨勸余
以奉媿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
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
爲吏恭謹不犯笞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
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
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
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之求妾能
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
納令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
曰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
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夕
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
能食火其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
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口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
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爲令
除火掃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颺暴起焚
蕪牆宇煙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
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藥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苗晉卿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衛出都門貫酒一壺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傍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邪寧要知前事邪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藥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苗晉卿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衛出都門貫酒一壺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傍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邪寧要知前事邪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

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出幽開
鼓吹

義寧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未穆墻下時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汗沍寒袒露體無跣屣中使將返信夫忽扣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中一襖納中使靴中仍曰謂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攔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

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墻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出西陽
雜劇

張儼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蹠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踵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行八百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彊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出西陽
雜俎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轆輻輳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甘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泊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無失衆共驚駭即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漏散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

出集馬

王居士

有常樂王居士者老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中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藥爐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二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齋錫而至入京乃託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緡則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遭病甚危衆醫拱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於殿期之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今畱神丹不足多慮某先馳此錫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畱丹於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無耗女則物化其家始營哀具居士杖策而迴乃詬罵因拘

將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殭絕
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煙於其間人不可適
中平一榻藉屍其上褫藥數粒雜置於頂鼻中又以銅器
貯溫水置於心上則謹戶屏衆伺之及曉煙盡薰黔其室
居士染指於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於脣吻
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織纈蒙其鼻復以溫水
置於心及夜又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纈微噓又數
刻心水微灑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噓黎明胎息續
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
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

俞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

兆呂氏子以飢寒遠謁潛潛不爲禮月餘在逆旅未果還
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
我居涓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
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
困者無以贈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呂
諾之既延入推簾破牖致席於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
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晦於此適聞王公忘
舊甚訝之因覆一缶於地俄頃乃舉以視之有一紫衣人
長五寸許叟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
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旨甘無朝夕之給自輦下千
里而至爾宜厚其館穀當金帛爲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
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叟促呂歸其

逆旅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裝甚厚

出補錄
記傳

衡嶽道人

衡嶽西原近朱陵洞其山嶮絕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錫夜入山林越屍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趺拆憇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詰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歛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鏤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即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飯觀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食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裹杖

投蓋危石猿懸鳥跂真捷因日有頂人旋繞繩牀遂轉甚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飢渴

出西陽
雜俎

李業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藍山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恠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佇

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其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外州節度業以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石曼卿

會昌中有石曼卿者籍至術嘗遊宛陵宿雷氏林亭時雷之家僮網獲一巨魚以雷室宰之曼卿未及啓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魚已敗雷棄之曼曰吾自藥可令活何棄之有請焉曼遂以藥一粉投魚口中俄而鱗尾皆動鮮

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請延年之餌曼曰吾之藥至清至潔爾曹嗜欲無節臟腑之內諸穢矣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學人自多累如籠禽檻猿徒有騫翔騰躍之志安可致焉

出補錄
記傳

管涔山隱者

李德裕嘗云三遇其人非卜祝之流皆避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德裕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德裕聞之愕然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緒召入禁苑及中丞有闕中隱者叩門請見德裕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

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經歲入觀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德裕曰公當受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聞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調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德裕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得預聞乎

出窮
愁志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瑋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爲禮師儒不樂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言還自

解東西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上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箠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牀舁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填空隙之所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已下悉被沾汙時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大尉與從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鄰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

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
有少僧剃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
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史出逸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勅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度
者軍司下墊厓山場彌年未搆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
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群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
尺正中其選伐之側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
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材以俟有司
選日之際歟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遠材太息惋咨唧唧聲
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縻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
聞於君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中鋸解至二天見驗

矣解一尺八寸但訝罪色紅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十百
人推曳涓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
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未聞長養於中若為殿柱十
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出史

唐慶

壽州唐慶中丞栖泊京都偶在得月作人頗極專謹常不
言錢名有某處雪中親從外至之雪中呼起雪厚數寸
都無寒色與唐君話深異之後為推鹽使過河中乃別
歸唐曰汝極勤勞吾方請厚俸得以報爾又懇請唐固留
不許行至蒲津酒醉與人相毆節帥令嚴決存二十唐君
救免不得無緒便發厚卹酒肉纔出城乃至唐曰汝爭得
來曰來別中丞唐令袒背視之並無傷處驚甚因語雪卧

之事遂下馬與語曰其所不欲經河中過者爲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絹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

出逸史

盧鈞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覩鈞之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開宴鈞未辦釀率撓形於色於是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幾郎可以處分最先合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旣而將覘之給而命之曰爾若有技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地次即徐圖其僕唯然而去頃刻乃趨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彊爲觀之旣而坐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忻然又曰會宴處即大如法此亦不易張陳對曰第請選日啓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

始慮其爲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暨宴除之日鈞上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釀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去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積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也

出據言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四

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片記卷第八十五

異人五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濬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

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
茲山結廬於鳳皇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為服
松柏以為糧趙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
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
微以山中鍊丹須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于玉芝

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
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情容常云分杯結霧
之術化竹釣鱸之方吾久得之固耻爲耳去歲中秋自朔
霖霖至于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語
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
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陰駛雨如斯若
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
景從旣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畫捫蘿援條及峯之
巔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誅郢景
神遊儼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
隱于遠空方歸山舍旣各就榻而淒風飛雨宛然衆方服
且奇致玄真慕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

月歸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出三水小牘

擊竹子

擊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年可三十餘在成都酒
肆中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有聲可聽以唱歌應
和乞丐於人宛然詞旨皆合道意得錢多飲酒人莫識之
如此則十餘年矣一旦自詣東市賣生藥黃氏子家從容
謂曰余知長者好道復多氣義自日矣今欲將誠素奉訖
得否黃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擊竹子謂曰我乞丐之
人也在北門外上里亭橋下盤泊今病甚多恐不濟若終
焉之後敢望特與燒藥今自齎錢兩貫文充買柴用慎勿
觸我之心肝是所託也陰隲自有相報因畱其錢黃氏自
不取則固畱而去黃氏子翌日至橋下果見擊竹子卧於

兼葭之上見黃氏子來忻然感謝徐曰余疾不起復與黃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觸我心肝則幸也珍重且辭言訖而逝黃氏子亦憫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備棺歛將出於郊野堆積柴炭祭而焚之即聞異香馥郁林鳥鳴叫至晚只餘其心終不燃燼復又其大如斗黃氏子收以歸城速語令人以杖觸之或聞炮烈其聲如雷人馬皆駭逡巡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出迺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而上黃氏子悔過作禮衆人皆歎奇異於戲得非不觸其心復在人間乎觸其心便可上賓乎復欲於黃氏子顯其蛻化乎始知成都迺神仙所聚之處如擊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貧賤行乞之士而輕易者焉

此野人閑話

張濬

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張濬曰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水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濬得藥奉親所疾痊愈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關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

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隕一木播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
殄者不必以劍戰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
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
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齋舂鍾同
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
客遂令尋源而斫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源泉中有
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吻然而卒穴
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為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
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出王氏見聞錄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數日
言意相得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

仙淺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祕之夫至道
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觀
子性靜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濟乏絕而已
如遂能不仕亦當不置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為為之則貪
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方常藥草數種而
已每遇乏絕依方為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
為之所得轉少及為南昌令復為之絕不成矣從子智脩
為沙門李以數方與之智脩後遊鍾離止賣藥家燒銀得
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軌為刺史方好其事為人所告遁
而獲免出稽神錄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

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妹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函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出稽神錄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

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著鞋詰責童僕甚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無憂也予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

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
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出稽神錄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嘗披蓑戴笠繫一布囊在城中賣殺鼠
藥以一木鼠記或有人買藥即曰此不惟殺鼠兼能療人
衆病但將伴食之即愈人惡其鼠藥少有服餌者有百姓
張贊賣書爲業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日因鼠嚙其文
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飼鼠贊未寢燈下見大鼠數頭
出爭食之贊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見皆有羽翼望門飛出
贊深異之因就李客語之客曰應不是鼠汝勿誕言贊更
求藥言已盡矣從此遁去其父取鼠殘食之頓覺四體能
屈伸步履步如舊日出野人閑話

蜀城賣藥人

前蜀嘉王頃爲親王鎮使理解置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
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
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
賣藥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
諱仍請鏡看以手磅破肚內鏡於肚中足不著地冉冉昇
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疏統世祖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劉嘗賣
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
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

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牀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寤臂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鱸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

至將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出稽神錄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

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謀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九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出稽神錄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卧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

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鍊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也

出稽神錄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阜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鉏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阜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曙則已垂實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出稽神錄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一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

之既而復視袖中曰喜誤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嘗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瘳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為憂竟逼使餌木耳遂飯噉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餌仙藥而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徧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

出稽神錄

蔣舜卿

光州檢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一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為得鬼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叟善醫乃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

也出藥方寸七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飲
食如常既歸他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出稽神錄

廣記卷第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者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黃萬祐

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虚心養氣仁其行妙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

也出藥方寸七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飲
食如常既歸他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出稽神錄

廣記卷第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者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黃萬祐

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虚心養氣仁其行妙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

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捷爲之地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爲瓦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畱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驚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爲煨燼矣乃知太歲乙亥是爲青猪爲焚焚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爲鷲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鷲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錄

任三郎

鳳州賓祐王鄧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爲

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頁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頁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音相勉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畱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此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襄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